

王阳明先生全集

第二函
函六册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一

外集三 書

答佟太守求雨 癸亥

昨楊李二丞來備傳尊教且詢致雨之術不勝慚悚今早謹節推辱臨復申前請尤為懇至令人益增惶懼天道幽遠豈凡庸所能測識然執事憂勤為民之意真切如是僕亦何可以無一言之復孔子云丘之禱久矣蓋君子之禱不在於對越祈祝之際而在於日用操存之先執事之治吾越幾年於此矣凡所以為民祛患除弊興利而致福者何莫而非先事之禱而何俟於今日然而暑旱尚存而雨澤未應者豈別有所以致此者歟古者歲旱則為之主者減膳徹樂省獄薄賦修祀典問疾苦引咎賑乏為民遍請於山川社稷故有叩天求雨之祭有省咎自責之文有歸誠請改之禱蓋史記所載湯以六事自責禮謂大雲帝用盛樂春秋書秋九月大雩皆此類也僕之所聞於古如是未聞有所謂書符呪水而可以得雨者也唯後世方術之士或時有之然彼皆有高潔不污之操特立堅忍之心雖其所為不必合於中道而亦有以異於尋常是以或能致此然皆出小說而不見於經傳君子猶以為附會之談又況如今之方士之流曾不少殊於市井囂頑而欲望之以揮斥雷電呼吸風雨之事豈不難哉僕謂執事且宜出齋於廳事罷不急之務開省過之門洗簡冤滯禁抑奢繁淬誠滌慮痛自悔責以為八邑之民請於山川社稷而彼方士之祈請者聽民間從便得自為之但弗之禁而不專倚以為重輕夫以

執事平日之所操存苟誠無愧於神明而又臨事省惕躬帥僚屬致懇乞誠雖天道亢旱亦自有數使人事良修旬日之內自宜有應僕雖不肖無以自別於凡民使可以誠有致雨之術亦豈安忍坐視民患而恬不知顧乃勞執事之僕僕豈無人之心者耶一二日內僕亦將禱於南鎮以助執事之誠執事其但為民悉心以請毋惑於邪說毋急於近名天道雖遠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答毛憲副

戊辰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大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大府使之也龍場諸夷與之爭鬪此自諸夷憤慍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大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大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為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為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為利禮義為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為福也況於流離竄逐之微乎某之居此蓋瘴癘蟲毒之與處魑魅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大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瘴癘而已爾蟲毒而已爾魑魅魍魎

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諭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墮墮則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與安宣慰

戊辰

某得罪 朝廷而來惟竄伏陰崖幽谷之中以禦魍魎則其所宜故雖風聞使君之高誼經旬月而不敢見若甚簡抗者然省愆內訟痛自削責不敢比較於冠裳則亦逐臣之禮也使君不以爲過使廩人餽粟庖人餽肉園人代薪水之勞亦寧不貴使君之義而諒其爲情乎自惟罪人何可以辱守土之大夫懼不敢當輒以禮辭使君復不以爲罪昨者又重之以金帛副之以鞍馬禮益隆情益至某益用震悚是重使君之辱而甚逐臣之罪也愈有所不敢當矣使者堅不可卻求其說而不得無已其周之乎周之亦可受也敬受米二石柴炭雞鵝悉受如來數其諸金帛鞍馬使君所以交於卿士大夫者施之逐臣殊駭觀聽敢固以辭伏維使君處人以禮恕物以情不至再辱則可矣

二 戊辰

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間問及之不謂其遂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凡 朝廷制度定自 祖宗後世守之不可以擅改在 朝廷且謂之變亂況諸侯乎縱 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

五文成公金書
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違是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 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為不可夫驛可減也亦可增也亦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剷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之常職今縷舉以要賞則 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欲以何為使君為叅政亦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抵極也眾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叅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 天子所使 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閩或蜀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叅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其又可再乎凡此以利害言揆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眾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

三
戊辰

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為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雖或出於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糧刀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即欲聞之於朝既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為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

既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眾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羣公又復徐徐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卧諸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重民怨眾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為之役我安氏連地十里擁眾四十八萬深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猴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為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卧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為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十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眾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愷黎有楊友酉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斯言苟聞於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為戰共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為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羣支莫敢爭以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牆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眾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輿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某非為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

答人問神仙戊辰

詢及神仙有無兼請其事三至而不答非不欲答也無可答耳昨令弟來必欲得之僕誠生八

歲而即好其說今已餘三十年矣齒漸搖動髮已有一二莖變化成白目光僅盈尺聲聞函丈之外又常經月卧病不出藥量驟進此殆其效也而相知者猶妄謂之能得其道足下又妄聽之而以見詢不得已姑為足下妄言之古有至人淳德凝道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遊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遠之外若廣成子之千五百歲而不衰李伯陽歷商周之代西度函谷亦嘗有之若是而謂之曰無疑於欺子矣然則呼吸動靜與道為體精骨完久稟於受氣之始此殆天之所成非人力可強也若後世拔宅飛昇點化投奪之類譎怪奇駭是乃祕術曲技尹文子所謂幻釋氏謂之外道者也若是而謂之曰有亦疑於欺子矣夫有無之間非言語可況存久而明養深而自得之未至而強喻信亦未必能及也蓋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顏子三十二而卒也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後世上陽子之流蓋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為道若達磨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下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習中洒洒不挂一塵而後可以言此今去仙道尚遠也妄言不罪

答徐成之 壬午

承以朱陸同異見詢學術不明於世久矣此正吾儕今日之所宜明辨者細觀來教則與庵之主象山既失而吾兄之主晦庵亦未為得也是朱非陸天下之論定久矣久則難變也雖微吾兄之爭與庵亦豈能遽行其說乎故僕以為二兄今日之論正不必求勝務求象山之所以非晦庵之所以是窮本極源真有以見其幾微得失於毫忽之間若明者之聽訟其事之曲者既

有以辨其情之不得已而辭之直者復有以察其處之或未當使受罪者得以伸其情而獲伸者亦有所不得辭其責則有以盡夫天理之公即夫人之心之安而可以俟聖人於百世矣今二兄之論乃若出於求勝者求勝則是動於氣也動於氣則於義理之正何啻千里而又何是非之論乎凡論古人得失決不可以意度而懸斷之今輿庵之論象山曰雖其專以尊德性為主未免墮於禪學之虛空而其持守端實終不失為聖人之徒若晦庵之一於道問學則支離決裂非復聖門誠意正心之學矣吾兄之論晦庵曰雖其專以道問學為主未免失於俗學之支離而其循序漸進終不肯於大學之訓若象山之一於尊德性則虛無寂滅非復大學格物致知之學矣夫既曰尊德性則不可謂墮於禪學之虛空墮於禪學之虛空則不可謂之尊德性矣既曰道問學則不可謂失於俗學之支離失於俗學之支離則不可謂之道問學矣二者之辯間不容髮然則二兄之論皆未免於意度也昔者子思之論學蓋不下千百言而括之以尊德性而道問學之一語即如二兄之辯一以尊德性為主一以道問學為事則是二者固皆未免於一偏而是非之論尚未有所定也烏得各持一是而遽以相非為乎故僕願二兄置心於公平正大之地無務求勝夫論學而務以求勝豈所謂尊德性乎豈所謂道問學乎以某所見非獨吾兄之非象山輿庵之非晦庵皆失之非而吾兄之是晦庵輿庵之是象山亦皆未得其所以是也稍暇當面悉姑務養心息辯毋遽

二壬午

昨所奉答適有遠客酬對紛紜不暇細論姑願二兄息未定之爭各反究其所是者必已所是已無絲髮之憾而後可以及人之非早來承教乃為僕漫為含胡兩解之說而細繹辭旨若有以陰助輿庵而為之地者讀之不覺失笑曾謂吾兄而亦有是言耶僕嘗以為君子論事當先去其有我之私一動於有我則此心已陷於邪僻雖所論盡合於理既已亡其本矣嘗以是言於朋友之間今吾兄乃云爾敢不自反其殆陷於邪僻而弗覺也求之反復而昨者所論實未嘗有是則斯言也無乃吾兄之過歟雖然無是心而言之未盡於理未得為無過也僕敢自謂其言之已盡於理乎請舉二兄之所是者以求正輿庵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為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窮理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回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孟軻之言也烏在其為空虛者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為當時所疑然簡易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於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為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亦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徂於其異而遂不以察之乎是輿庵之是象山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吾兄是晦庵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為事然晦庵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為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為事而又烏在其為支離者乎獨其平日

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考辯而論者遂疑其玩物又其心慮恐學者之躐等而或失之於妄作使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挂一漏萬求之於繁而失之愈遠至有敝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庵之自為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庵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既未盡其所以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豈必盡其所以非乎然而二兄往復之辯不能一反焉此僕之所以疑其或出於求勝也一有求勝之心則已亡其學問之本而又何以論學為哉此僕之所以惟願二兄之自反也安有所謂舍胡兩解而陰為興庵之地者哉夫君子之論學要在得之於心眾皆以為是苟求之心而未會焉未敢以為是也眾皆以為非苟求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為非也心也者吾所得於天之理也無間於天人無分於古今苟盡吾心以求焉則不中不遠矣學也者求以盡吾心也是故尊德性而道問學尊者尊此者也道者道此者也不得於心而惟外信於人以為學烏在其為學也已僕嘗以為晦庵之與象山雖其所為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為聖人之徒今晦庵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辯者而獨惟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硃硤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夫晦庵折衷羣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於天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議者而象山辯義理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後學篤實為己之道其功亦豈可得而盡誣之而世之

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實而槩目之以禪學則誠可寃也已故僕嘗欲冒天下之譏以為象山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恨僕於晦庵亦有罔極之恩豈欲操戈而入室者顧晦庵之學既已若日星之章明於天下而象山獨蒙無實之誣于今且四百年莫有為之一洗者使晦庵有知將亦不能一日而安身於廟廡之間矣此僕之至情終亦必為吾兄一吐者亦何肯漫為兩解之說以陰助於興庵興庵之說僕猶恨其有未盡也夫學術者今古聖賢之學術天下之所公共非吾三人者所私有也天下之學術當為天下公言之而豈獨為興庵地哉兄又舉太極之辯以為象山於文義且有所未能通曉而其強辯自信曾何有於所養夫謂其文義之有未詳不害其為有未詳也謂其所養之未至不害其為未至也學未至於聖人豈免太過不及之差乎而論者遂欲以是而蓋之則吾恐晦庵禪學之譏亦未免有激於不平也夫一則不審於文義一則有激於不平是皆所養之未至昔孔子大聖也而猶曰假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仲虺之贊成湯亦惟曰改過不吝而已所養之未至亦何傷於二先生之為賢乎此正晦庵象山之氣象所以未及於顏子明道者在此吾儕正當仰其所以不可及而默識其所未至者以為涵養親切之方不當置偏私於其間而有所附會增損之也夫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世之學者以晦庵大儒不宜復有所謂過者而必曲為隱飾增加務詆象山於禪學以求伸其說且自以為有助於晦庵而更相倡引謂之扶持正論不知晦庵乃君子之過而吾反以小人之見而文之晦庵有聞過則喜之美而吾非徒順

之又從而為之辭也晦庵之心以聖賢君子之學期後代而世之儒者事之以事小人之禮必是何誣象山之厚而待晦庵之薄耶僕今者之論非獨為象山惜實為晦庵惜也兄視僕平日於晦庵何如哉而乃有是論是亦可以諒其為心矣惟吾兄去世俗之見宏虛受之誠勿求其必同而察其所以異勿以無過為聖賢之高而以改過為聖賢之學勿以其有所未至者為聖賢之諱而以其常懷不滿者為聖賢之心則兄與輿庵之論將有不待辯說而釋然以自解者孟子云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惟吾兄審擇而正之

答儲柴墟士申

盛价來適人事紛紜不及細詢北來事既還卻殊怏怏承示劉生墓誌此實友義所關文亦續密獨叙乃父側室事頗傷忠厚未刻石刪去之為佳子於父過諫而過激不可以為幾稱子之美而發其父之陰私不可以為訓宜更詳之喻及交際之難此殆謬於私意君子與人惟義所在厚薄輕重已無所私焉此所以為簡易之道世人心之難於計較毀譽得喪交於中而眩其當然之則是以處之愈周計之愈悉而行之愈難夫大賢吾師次賢吾友此天理自然之則豈以是為炎涼之嫌哉吾兄以僕於今之公卿若某之賢者則稱謂以友生若某與某之賢不及於某者則稱謂以侍生豈以矯時俗炎涼之弊非也夫彼可以為吾友而吾可以友之彼又吾友也吾安得而弗友之彼不可以為吾友而吾不可以友之彼又不吾友也吾安得而友之夫友也者以道也以德也天下莫大於道莫貴於德道德之所在齒與位不得而干焉僕於某之

謂矣。彼其無道與德而徒有其貴與齒也。則亦貴齒之而已。然若此者與之見亦寡矣。非以事相臨不往見也。若此者與凡交游之隨俗以待生而來者亦隨俗而待生之。所謂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非在我有所不屑乎。嗟乎友未易言也。今之所謂友或以藝同或以事合。狗名逐勢。非吾所謂輔仁之友矣。仁者心之德人而不仁不可以為人。輔仁求以全心德也。如是而後友。今特以技藝文辭之工地勢聲翼之重而驚然欲以友乎賢者。賢者弗與也。吾兄技藝炎涼之說貴賤少長之論殆皆有未盡歟。孟子曰友也者不可以有挾。孟獻子之友五人無獻子之家者也。曾以貴賤乎。仲由少顏路三歲。回由之贈處蓋友也。回與曾點同時。參曰昔者吾友曾以少長乎。將矯時俗之炎涼而自畔於禮。其間不能以寸矣。吾兄又以僕於後進之來其質美而才者多以先後輩相處。其庸下者反待以客禮。疑僕別有一道是道也。奚有於別。凡後進之來其才者皆有意於斯道者也。吾安得不以斯道處之。其庸下者不過世俗泛然一接。吾亦世俗泛然待之。如鄉人而已。昔伊川初與呂希哲為同舍友。待之友也。既而希哲師事伊川。待之弟子也。謂敬於同舍而慢於弟子可乎。孔子待陽貨以大夫待回賜以弟子。謂待回賜不若陽貨可乎。師友道廢久。後進之中有聰明特達者頗知求道。往往又為先輩待之不誠。不諒其心而務假以虛禮以取悅於後進。干待士之譽。此正所謂病於夏畦者也。以是師友之道日益淪沒。無由復明。僕常以為世有周程諸君子則吾固得而執弟子之役。乃大幸矣。其次有周程之高弟焉。吾猶得而私淑也。不幸世又無是人。有志之士偃偃

其將焉求乎然則何能無憂也憂之而不以責之已責之已而不以求輔於人求輔於人而待之不以誠終亦必無所成而已耳凡僕於今之後進非敢以師道自處也將求其聰明特達者與之講明因以自輔也彼自以後進求正於我雖不師事我固有先後輩之道焉伊川瞑目而坐游楊侍立不敢去重道也今世習於曠肆憚於檢飾不復知有此事幸而有一二後進略知求道為事是有復明之機又不誠心直道與之發明而徒闖然媚世苟且阿俗僕誠痛之惜之傳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夫人必有所嚴憚然後言之而聽之也審施之而承之也肅凡若此者皆求以明道皆循理而行非有容私於其間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是故大知覺於小知小知覺於無知大覺覺於小覺小覺覺於無覺夫已大知大覺矣而後以覺於天下不亦善乎然而未能也遂自以小知小覺而不敢以覺於人則終亦莫之覺矣仁者固如是乎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僕之意以為已有分寸之覺即欲同此分寸之知於人已有分寸之覺即欲同此分寸之覺於人人之小知小覺者益眾則其相與為知覺也益易且明如是而後大知大覺可期也僕於今之後進尚不敢以小知小覺自處譬之凍餒之人知耕桑之可以足衣食而又偶聞藝禾樹桑之法將試為之而遂以告其凡凍餒者使之共為之也亦何嫌於已之未嘗樹藝而遂不以告之乎雖然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僕蓋未嘗有諸已也而後可以求諸人乎夫亦謂其有意於僕而來者耳承相問輒縷縷至此有未當者不惜往復

昨者草率奉報意在求正不覺蕪冗承長箋批答推許過盛殊增悚汗也來喻責僕不以師道自處恐亦未為誠心直道顧僕何人而敢以師道自處哉前書所謂以前後輩處之者亦謂僕有一日之長而彼又有求道之心者耳若其年齒相若而無意於求道者自當如常待以客禮安得例以前後輩處之是亦安人矣又况不揆其來意之如何而抗顏以師道自居世寧有是理耶夫師法者非可以自處得也彼以是求我而我以是應之耳嗟乎今之時孰有所謂師云乎哉今之習技藝者則有師習舉業求聲利者則有師彼誠知技藝之可以得衣食舉業之可以得聲利而希美官爵也自非誠知己之性分有急於衣食官爵者孰肯從而求師哉夫技藝之不習不過乏衣食舉業之不習不過無官爵已之性分有所蔽悖是不得為人矣人顧明彼而暗此也可不大哀乎往時僕與王寅之劉景素同遊太學每事攷寅之恒居景素前列然寅之自以為講貫不及景素一旦執弟子禮師之僕每歎服以為如寅之者真可為豪傑之士使寅之易此心以求道亦何聖賢之不可及然而寅之能於彼而不能於此也曾子病革而易簣子路臨絕而結纓橫渠撒虎皮而使其子弟從講於二程惟天下之大勇無我者能之今天下波頽風靡為日已久何異於病革臨絕之時然又人是已見莫肯相下求正故居今之世非有豪傑獨立之士的見性分之不容已毅然以聖賢之道自任者莫之從而求師也吾兄又疑後進之來其資稟意向雖不足以承教若其齒之相遠者恐亦不當繫以客禮相待僕前書所及蓋

與有意於斯道者相屬而言亦謂其可以客可以無客者耳若其齒數邈絕則名分具存有不待言矣孔子使闕黨童子將命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亦未嘗無誨焉雖然此皆以不若已者言也若其德器之夙成識見之超詣者雖生於吾後數十年其大者吾師次者吾友也得以齒序論之哉人歸遽劇極潦草便間批復可否不一

答何子元

士申

來書云禮曾子問諸侯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又問諸侯相見揖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而日食存焉曾子曰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孟春於此有疑焉天子崩太廟火后夫人之喪雨露服失容此事之不可期或適相值若日食則可預推也諸侯行禮獨不容以少避乎祭又何必專於是日而匆匆於接祭哉牲未殺則祭廢當殺牲之時而不知日食之候者何也執事幸以見教千萬千萬

承喻曾子問日食接祭之說前此蓋未嘗有疑及此者足見為學精察深用歎服如某淺昧何足以辨此古者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之朝豈有當祭之日而尚未知有日食者夫子答曾子之問竊意春秋之時日官多失其職固有日食而弗之知者矣堯命羲和敬授人時何重也仲康之時去堯未遠羲和已失其職迷於天象至日

食固聞知故有脩之征降及商周其職益輕平王東遷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自是而後官之失職又可知矣春秋所書日食三十有六今以左傳攷之其以鼓用牲幣于社及其他變常失禮書者三之一其以官失其職書者四之二凡日食而不書朔日者杜預皆以為官失之故其必有考也經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則傳固已言之矣襄公之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而傳曰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夫推候之繆至於再失閏則日食之不知殆其細者矣古之祭者七日戒七日齋致其誠敬以交於神明謂之當祭而日食則固已行禮矣如是而中輟之不可也接者疾速之義其儀節固已簡慢接祭則可兩全而無害矣況此以天子嘗禘郊社而言是乃國之大祀若其他小祭則或自有可廢者在權其輕重而處之若祭於太廟而太廟火則亦似有不得不廢者然此皆無明文竊意其然不識高明且以為何如也

上晉溪司馬

戊寅

郴衡諸處群孽漏殄尚多蓋緣進剿之時彼省土兵不甚用命而廣兵防夾又復稍遲是以致此其在目今若無凶荒之災兵革之釁料亦未敢動作恐一二年後則有所不能保耳今大征甫息勢既未可輕舉而地方新遭土兵之擾復不堪重困將紓目前之患不過添立屯堡若欲稍為經久之圖亦不過建立縣治然此二端彼省鎮巡已嘗會奏舉行生雖復往豈能別有區劃但度其事勢屯堡之設雖可以張布聲威然使守瞭日久未免怠弛散歸無事則虛具名